

# 匠心独运话“情”长

## ——读散文《父亲的“一大”情结》

□ 吴东林

我读散文《父亲的“一大”情结》，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获得了第八届“冰心散文奖”，主要是觉得，写“一大”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能够写出可以触摸到的温度，使读者和开天辟地的历史壮举在情感上毫无违和之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多遍，从中能够感受到作者独具匠心的笔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用普通人的情感纽带把它拉近，再拉近，近到能感受到历史的脉动，难能可贵。还原历史海洋的澎湃，不能脱离鲜活生动的浪花，无论多么不普通的事件，都会洋溢着普通人的情感，抓住了“人”的感情铺陈，就抓住了让人欣然接受的文章的灵魂，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作者，而半个月以后的机缘巧合，我们相识了，当然一见面就会说到这篇作品。从他那里得知，他主要是写小说，平时很少写散文。当时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填补另一位作家朋友的文字债的急就之作。尽管如此，作者对自己笔下的文字并没有敷衍了事，而是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勾陈祖辈的一段非同寻常的莫逆情缘。既然父亲说神圣时刻的崇敬之情。

作者的匠心就像是夜空里的繁星，在文章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开篇一句话就说父亲的“一大”情结，是因为作者去上海却没有去“一大”会址看看。简单凝练的叙述一下就点明了主题，没有任何的芜杂和拖泥带水。举重若轻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去诠释“一大”情缘对家庭的影响，就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在父亲看来，你如果是党员，去了上海就必须去“一大”会址看看，这不光因为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历史源头，而且从个人情感来讲，这个“一大”里的一位重要人物和自己的曾祖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引出了一位神秘人物——邵先生。

在这位邵先生身上也体现出作者布局谋篇的独具匠心。开篇引出这位神秘人物的，是作者的一个“梦境”，而把这个似梦非梦的场景前后照应重复出现，递进了作者最终要告诉我们什么。梦境里的场景就是邵先生家的一角，而出现在这里的却是作者的曾祖父闲庭信步，驻足荷花缸的身影。这个梦境并非虚幻，而是由父亲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而投射到脑海之中的。由此可见，曾祖父和邵先生确实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莫逆情缘。既然父亲说邵先生参加过“一大”的筹备工

作，这个人又和祖辈有如此亲密的关系，父亲的发火就顺理成章了。在父亲看来，他对儿子去“一大”会址看看的要求，这既是对一个党员的要求，也是晚辈对祖辈情感的一个尊重。

邵先生的谜底，是在叙述了一个相互照应的同一个梦境后揭开的，他叫邵力子。邵力子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是不能不提的一个人物。1920年5月他就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邵力子是以国民党党员的特别身份跨党参加的。那么“一大”的召开也自然少不了这位邵先生的参与。至于作者的曾祖是不是像父亲说的，因为和邵先生的关系而也为党做过贡献，已无从考证，但是他留给孩子们的话是真实的，那就是希望他的子孙能够去上海，像邵先生那样，做些大事，延伸一步讲，就是能够做一些对党有贡献的事。

叙述“一大”的情缘，未必去描摹曾经的风云变幻。把一段历史上的个人情愫拉回到现实，进而去体会家族史和民族史的一脉相承，这也许就是父亲反复讲一个祖辈故事的初衷。父亲是常把“党员”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的，他不允许别人对党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包

括他的儿子去上海不去“一大”会址。他要教育他的孩子不背离党的宗旨，堂堂正正走正路。因为父亲的父辈就是遵照祖父的遗训，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的大伯参加了地下党南征北战，二伯是东海独立营营长为革命事业牺牲，三伯以跟“杨子荣”同批兵而自豪去东北征战，自己虽然在家，但是毅然决然把儿子送到了部队。“一大”的情缘就像播下一粒红色的种子，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发芽、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情结对一个普通家庭一代代正能量的影响，这才是作者所要告诉大家的真实目的。

一段莫逆情缘的佳话讲了将近一个世纪，它传递的是一种情怀，传承的是一种信仰。我相信，这个故事，作者还会继续讲下去，讲给他的子孙，让党的光辉去照亮他们今后的道路。

读一篇文章，交一个朋友，体味一种情怀。前些日子我又看到作者出版了一部以公安消防部队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集《你说红烧，我说肉》，不由一声赞叹。无论是在部队当一个战士，还是在警营当一名作家，他都会肩负着使命，胸怀着家国，去传承一种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精神。

这位作者，现在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青年公安作家，他的名字叫初曰春。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王南海

# 喜欢旅行中的自己

喜欢北岛的那首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生活因为梦想而美丽，而我永远执着于文学的梦、旅行的梦，渴望牵着爱人的手千山万水走过，看尽繁花如雨，落花如雨；喜欢我们驾车沿着美丽的公路，蜿蜒向前，一路欢歌，收获一路的感动与惊喜。

倦了，随意地在大山深处停下来，看白云悠悠，羊群如云；或者，喝一杯咖啡，写一段文字。这时节，城市里的匆忙与喧嚣都已远去，山是微笑的，水是含情的，连树木似乎都在沙沙歌唱。我的心儿欢愉着，仿佛可以飘出美妙的音符来。

我喜欢徜徉于那些也许并不知名，却宁静美丽的地方。旅行中，似乎我们回归了本真的自我，心儿又变得细腻而敏感。天地万物，此时在我的眼中，都是美丽的轮回，每一种生灵都在讲述着生命的故事。

如果不旅行，我曾经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我一般，按部就班地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继而开始朝九晚五的生活，直到退休。在旅行的时候，世界仿佛打开了大大的窗，我们可以看得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竟然和我们那样的不同。

我见过古道上的茶马夫，在他们深邃的目光里，依稀为你讲述着过去的故事。险峻的山峦深处，那些茶马古道上，曾经演绎着多少悲凉而哀怨的故事。叮叮当当的马帮声，仿佛就会在耳边响起。

我看到过盐田边的制盐女，她们自小生活在澜沧江畔，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繁杂的工作。清晨的薄雾中，她们背着卤水，艰难地走到汹涌的澜沧江畔，将卤水倒进盐田里，再将结成

的盐粒背上去。也曾看到过古城酒吧里的流浪歌手，他们深情地弹着吉他，唱着舒缓而忧伤的歌儿。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流浪，就是追求理想。也曾偶遇一位老者，一番交谈，让我明白朴素的人生道理。浅浅淡淡的尘缘，我们也许终不会再见，却因着短短的交往，让我记住他们身后那些平凡却又感人的故事。

这时候，你会感觉，原来世界这么大，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种财富。

我用旅行来搞劳自己，用旅行来滋养自己。我想，我的脚步越走越远，随着我的心胸会越来越宽广。我喜欢旅行中的自己，真实，简单又快乐无比……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 军营无处不飞歌

苗文金

军营的歌声，铿锵有力，气吞山河。那声涛翻江倒海，那阵势气吞八荒，那动响崩山裂石，那场面沸腾热血……自部队官兵口中发出的韵律，响彻云霄。如今那高昂洪亮的歌声，仿佛仍萦绕耳际，挥之不去。

刚入伍时，新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互不相识，如何让大家亲密无间，加深彼此间的情谊？新兵连当晚便组织大家学唱《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歌声代表大家心声，学一遍彼此便亲近一分，唱一遍情谊彼此便深厚一分，彼此不再陌生，心距拉近，战友成为兄弟。

军营的歌声，不仅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能让生活变得绚丽多姿。部队平时训练任务繁重，生活枯燥无味，训练间隙大家席地而坐，亮起嗓子，吼唱一首，一身疲惫随歌而去；思乡恋家想亲人，心中有解不开的思想疙瘩，哼唱一曲，心情豁然开朗。有了歌声，疲惫、思乡、寂寞、忧郁和不快，一扫而光。

军营无处不飞歌。军歌提振士气，凝聚战斗力。训练间隙、拉练途中、打靶路上、点名时、开饭前、放电影、大型集会……此时此刻，歌不再是单纯的曲，而是一种精神支柱，一种冲锋陷阵的“利剑”。正是歌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部队会经常组织歌咏比赛，基层连队也想方设法练歌，相互间比歌声，看谁唱得响、唱得亮，歌声一浪高一浪。

我最喜欢大礼堂中的拉歌，成千上万名官兵聚集一堂，营连间开始相互挑战。二营亮起喉咙：“一营的那个——呼嘿！来一个那个——呼嘿！他们的歌儿——唱得好啊，唱得好啊，来一个那个——呼嘿！”二营歌唱完毕，一营迟缓的话，二营穷追不舍：“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快快快！”部队向来有“见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的传统，怎能轻易认怂，一营官兵早就按捺不住了，挺起胸脯，可劲儿地吼，人人嗓子眼儿能塞个鸡蛋，脸憋得像红布，寒冬腊月的天，汗珠子如豆大，歌声撼山动地地震天响，气贯长虹。现场像一锅开水，沸腾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歌声、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奏出一首别有风味的交响曲。

火热的军营，激昂的心潮。哪里有人，哪里有歌，影影绰绰，声声歌歌，便是一道风光旖旎的景。记得2001年8月的那次拉练，夜黑如漆，头顶电闪雷鸣，霎时大雨倾盆而下，雨珠子浇透了我的帽子、鞋子和衣服，还有身上被褥。山路崎岖难行，队伍行走已一日，人人疲惫不堪，此时风疾雨骤，行军速度明显缓慢。“嘿，勇猛地向前进！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连长、指导员一唱起，队伍像被点燃一般，一下子燃烧了起来。八十多里的路程，我们一路奔，一路歌，冒雨前进。途中，我们拒绝乘坐团部派来的车，纷纷要求徒步走向营房。要知道，天上有冷雨，地面有积水，身着湿衣，许多人脚板起了泡，大腿磨出了血，行军举步维艰，我们相互搀扶，蹒跚而行。毅力哪里来？军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听着打靶歌，我想起，新兵打靶归来那一幕，歌声荡漾在靶场上空，直飘斜阳。

(作者单位:邯郸市交警支队)



菊 王兆祥 作



10月18日，全国公安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刘宝堆和河北省公安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梁桐纲一行到邯郸调研指导基层警营文化建设。刘宝堆一行所到之处，亲切与基层民警交谈，倾听民警们的心声，询问基层警队的生活和工作，并积极为邯郸公安警营文化建设的发展出谋划策。张军 摄

# 对平凡世界的感触

刘秀清

市井之内，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或细腻或散淡、时而疏朗时而旷远的情怀。

有一次，我在一个修鞋摊上修凉鞋，我只带了那只坏掉的鞋，师傅说，一般说，这只鞋的帮开了，另外那只的胶也快不行了，最好拿来也缝一下。我说是，只是这次匆忙，下次带来啊。这样过了几天，终于赶在一个午后，有时间带上另外一只鞋来到这个摊上。不巧的是，修鞋师傅正在躺椅上午休，看着他熟睡的样子，我没忍心叫醒，就在鞋摊边逡巡。过了一会，又有一位顾客来修鞋，喊醒了修鞋师傅，他看了看眼前的两个顾客，起身走到修鞋的工具前坐下，准备做活。我看那位顾客着急，便对修鞋师傅说：“先修他的吧，我再去办点别的事儿。”待我办完事儿，估摸着鞋也该修好了，回来却看到师傅仍在认真地为我那只尚未坏的鞋在缝线加固。我跟师傅聊：“那一只前两天找您修过了，说这一只也该加固一下，今天刚有时间拿过来。”师傅说：“是，这次缝好了，就不怕突然坏了。”师傅把鞋交到我手里：“还是上次的价钱。”我给了师傅钱，回到家，将一双鞋放到一起，才发现这次修鞋师傅多做了一倍的活儿，他不但将易开的前半部加固缝了，还把鞋跟部分的皮子

与鞋底也缝了一遍，这是前面那只鞋所没有的待遇。少收了两三块钱的工钱，却透露着师傅小憩后的从容与自得，我心中不禁有所触动：哪怕就是小小的活计里面，也深藏着个人对价值进行取舍选择判断的尊严。

安师傅是我相熟的一位颇具情怀的市井能人。由于家中祖传中医，安师傅自小便跟着祖父背各种中药材的药性、配伍歌谣，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一旦背错便要受罚。他说，现在我才明白当时老人为什么会对我要求那么严格，因为记不准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弄不好甚至会出事。而今，他是在单位食堂做厨师。虽然是厨师，但是安师傅做的事却远远超过厨师的范围。他为单位的同事看病开方配药，当然，也有许多陌生入慕名找他看病开方；他还会很多水电话计，由于单位办公楼临近郊区，采暖不便，他便自己动手，把单位食堂的锅炉与整个办公楼的采暖相连，解决了大伙的冬季御寒问题。除了这些技能，安师傅还有一个绝活儿——腌制咸菜。单位大院里，食堂边，到了相应的季节，便可见安师傅晾晒在阳光下的雪里蕻、萝卜条、长豆角……除了一些常见咸菜，他还能把冬瓜丁、西瓜丁等不常见的咸菜食材腌制得十分美味，乃至单位的同事

们很多都会早早地排上队，预约他那正在煮熟晾晒过程中的美味咸菜。如今，安师傅的三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子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安师傅仍在平凡的生活里铺陈着凡俗人世的温暖色彩，细品着凡俗生活中的用天长日久的时光慢慢积淀升华而成的甘酿。

好友晓默说：“乡村吸引我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赶集，一件是摘菜。村中的集市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可买的，但是穿着自己最满意的那件上衣，冷风从衣服缝里钻进身体，但我全然不知，注意力全部在那些琳琅满目的货品上，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我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穿过集市，不知不觉手中就多了几样东西，内心的喜悦无法掩饰。卖货们脸上憨厚的微笑，照亮了我的心。”的确，只有在民间，你才会看到那么真实灿烂憨厚的笑容，也许是大嫂在卖着自己的土特产，虽然只挣你几分几毛，但她给予你的真诚笑容是你花费千金也难以买到的。有一次，在人头攒动的超市收银台前，一个小姑娘对着正在忙碌的超市员工说了句什么，收银的姑娘超过小姑娘甜甜一笑，那种笑容里的善意喜爱和呵护，让我感慨：这些美好笑容，是真的可以照亮人心呢！

朱以撒先生在《寻常巷陌心思》中说：“在我大致翻译完秦汉魏晋大量的民间书手作品之后，那一夜我失眠了，时空纵横无限，吞吐开合，有多少民间艺人或胼手胝足，或木讷粗朴的形象相继从眼前穿插掠过……民间之作，它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风骨往往会是天趣十足和接近自然的状态。这些平民艺术家紧贴着厚实的土地，他们比贵胄达官更能平静地倾听回归的田园牧歌，就是在穷苦困顿中也保持一种乐观的自信。他们的智慧和手艺都是在沉积的土地上诞生的，储满了从泥土深处积蓄下来的灵性。”是啊，在最能体现人类灵性的艺术的殿堂，民间艺术家的才华也能历经岁月沧桑，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闪光，启迪后人的性灵情怀。充盈在这些艺术家胸臆之中的民间情怀、市井情怀，那道由生活的厚重与生命的尊严、灵性、乐趣交织相成、相互滋养而成的独特风景，使他们的艺术，超越于等级地位之外，冲破等级潮流的重重帷幕，穿越久远的时空，仍然鲜亮地光耀在人类求知探索发展的漫长征途上，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时光中，岁月里，且让我慢慢寻味涵养这一份平静隽永、平和自在、乐在其中的市井情怀。